

仰望、致敬與傳承 ——百年之際我們如何重讀金庸

金庸文化大家談 系列三

傅偉中

百年之際我們重讀金庸，紀念金庸，不僅因為金庸小說對無數華人的青春來說是一段風雲激盪的文學旅程，讓我們領略百轉千回的情節，認識至情至性的人物；她更是一座中國文化源源不斷的精神寶藏，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直到今天，每一個時代，人們都能在其中領略到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深厚內涵。

從源頭講起，正是中國文化的滋養，讓金庸的武俠世界無處不折射出中國人的精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是金庸武俠小說創作的旺盛期。這十七年裏，金庸創作出十五部家喻戶曉的武俠小說。曾有讀者問金庸：「您的武俠小說這麼嚴謹，是事先編排結構好的，還是一邊連載一邊想下一步該如何寫？」查先生說，他事先構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後再將這些性格放在後續展開的情節中，隨着不同場景和情節的發展，自然而然地演繹出人物的命運。更為令人稱奇的是，除了文學，金庸小說還涵蓋了中國傳統中的天文地理、五行八卦、儒釋道哲學，以及大量歷史掌故。

我想，金庸小說中個性鮮明的人物性格以及錯綜複雜的情節衝突，從未離開過中國文化

的底色。《射鵰英雄傳》中，如果沒有對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浸潤，就不會走出尊師重道、匡扶天下的郭靖；相反，《天龍八部》中，如果沒有對儒家道德倫理的局限性的理解，也就不會有蕭峰在雁門關前自刎的悲劇。

人物之外，金庸作品中，隨處可見對中國文化的取材與運用。最為常見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對作品的滋潤。最著名的莫過於李莫愁常掛在嘴邊的，出自元代詞人元好問的「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對於金庸小說這座「文化大觀園」，當代學者從文學、歷史、宗教、社會學等多個領域，通過跨學科的視角挖掘其文化價值。

回到金庸作品上，其筆下的故事也透露着中國文化對情與義的深刻理解。金庸先生也曾說過：「我的小說價值在於強調是非觀念，做人強調要有俠義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來，同情弱者，見義勇為，不該做的事情不做。」這種俠客般的正義感和價值觀，伴隨着金庸的一生。

然而，金庸武俠小說所體現的俠義精神，與《史記》中的遊俠精神有所不同。金庸筆下

的武俠世界不僅涵蓋江湖紛爭，還延伸至家國江山。其筆下的主角，雖然心向江湖，卻都有着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情感。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捨小我，成大義」的價值觀的體現，更投射出金庸成長與創作時代背景的特點。金庸出生於辛亥革命後的第十三年，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成立、香港回歸，金庸的一生，經歷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到自立自強的轉變。

可以說，金庸小說脫胎於傳統文化，又有對時代發展脈絡的詮釋和展望，因此，學者們不僅流連於金庸構建的武俠宇宙，更通過虛擬的時空觸碰現實的世界。由香港三聯出版的《金庸：從香港到世界》，就對小說中隱含的殖民統治，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進行探討。而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則收錄了金庸刊載於報刊雜誌的文章時評，讓讀者理解金庸如何在不同時期，以不同身份解讀現實社會。

另一方面，以金庸作品及其所衍生的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對中國

文化產業的發展有着深遠的貢獻。香港中華書局曾出版《亦狂亦俠亦溫文——金庸的光影片段》，該書作者、著名收藏家吳貴龍從多年來搜集的金庸相關藏品，包括報紙、周刊、廣告、劇照、小說到漫畫等，細數金庸小說與流行文化的淵源，很值得「金粉」參考。

在過去的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商務印書館和香港中和出版，致力於金庸小說及其相關研究的出版工作，共出版了二十二種有關金庸的書籍，有評論文章、學術考據，也有精美圖冊，這些書籍內容涵蓋文史哲以及作者生平等多方面，在金庸小說研究領域中，形成了一個相對系統的知識體系，為讀者提供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如今，距一九七二年金庸封筆前的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問世，已是半個多世紀過去。在紀念金庸誕辰百年之際，作為出版人，我們更會不斷探索與時代同步的傳播方式。

作者為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



傅偉中

宜賓三江口掠影



繽紛華夏 霍無非

川南宜賓，地處四面環山的四川盆地南端，大暑天，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八度上下，出門上街，酷暑灼烤，蒸透胸背，彷彿整個人要燃起來。即使到了落日餘輝的傍晚，熱浪不退，高溫不散，惹得樹上聒噪了一整天的夏蟬不得停歇。

這樣的天氣，使得不少老年人執扇出門，蹣跚搖動；上班族則躲於公交站廣告牌後避陽，車來魚貫而上。天氣炎熱，下江游泳是個不錯的消暑選擇，好游者着泳衣泳褲，躍入水中，或蛙泳，或「狗刨」，或浮牂，水花四濺，人聲嘈吵，路人也感受到些許涼意。

宜賓是一座酒城，著名的五糧液系列佳釀享譽華夏；宜賓還是一座江城，金沙江、岷江繞城而過，在合江門合二為一，匯成長江，故又稱三江口，宜賓由此成為「長江第一城」。

面北而立，岷江在左，金沙在右，同樣是江，迥然不同。岷江自川北山地逶迤而來，奔七百餘千米，納溪刷岸，清流漸變，至宜賓水色渾黃。金沙江源於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實的「天河」，一瀉逾三千千米，流到宜賓水色仍

清。長江流域自二〇二一年起十年禁漁以來，生態復甦，收效明顯，宜賓段的魚類也得到繁衍生息，不時看到江中鯉魚、草魚、甲魚、黃辣丁等露頭覓食的蹤影。

在合江門看三江，水面寬闊，波瀾不驚，潺湲巨旋，氣勢恢宏。岷、金兩江一匯攏，長江水自成一色，浩浩蕩蕩東流去。長江起點，矗立白色航標，標註「長江航道」。這還不夠，兩岸山巔雙塔拱衛，扼守大江。左側是東山的白塔，右邊為七星山的黑塔，均始建明代，隔江相望四百多年。這一對古塔的傳說蠻多，一說是哪吒之父李靖掌上托塔所變，聽起來神乎其神。

有一個現象引我關注：游泳覓水，駁船往來，基本都在金沙江這邊，岷江幾無此景，莫非水色使然？一市民道：渾水好呀，那是自然水，宜賓的生活用水來自岷江，做酒亦然。水渾因下雨所致，入廠過濾、淨化，達到食用標準。金沙江，承擔發電和水運的功能，故不用其水。一番話使我茅塞頓開，岷江看似冷清，原來是保護水質之策。同時也釐清了一個事理：宜賓先是江城，爾後才發展成酒城。

夜幕初降，大排檔倚欄擺開，在這裏品味小吃，坐觀江景，談笑風生，賞燈光秀，宜賓人獨特的夜生活就此拉開。



自由談 陳安

到了古來稀年齡，發現流傳在老人群中的一個詞具有「談虎色變」效應，那就是「阿茲海默症」。聽說和見到的這種病例也真不少。我就有一個年輕時的好友，幾年前回國去探望，他竟已全然失憶，不認識我了，兩眼呆呆地看着我，令我一陣心酸，潸然淚下。

據說，遺傳基因是阿茲海默症的主要原因，我這個朋友的父親晚年得的便是這個病。另外，據說悲觀心態，憂鬱症，或許也是容易使人失智失憶的原因。

就這個問題，我尋思良久：因為老了，容易安於閒逸舒適，便懶於思索，不愛動腦子，久而久之，會不會也是一種病因呢？從另一角度來看，那些勤用腦、愛思考、善寫作的人，便很少老而痴呆，有些作家在耄耋之年依然頭腦靈活，文思如湧，不斷有新作問世——這不似乎能說明多用腦、勤思考可以預防阿茲海默症嗎？

例子很多。老作家馬識途今年剛去世，享年一百一十歲。他的長壽十組「三字訣」，其中一組就是「勤用腦，多思考」；他的長壽「五得」，除了吃得、睡得、走得和受得外，就是「寫得」，他確實是活到老寫到老，於是能留下洋洋十八卷文集。

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活到一百一十一歲，留下十五卷文集。他和馬識途一樣，沒有「退休」之說，而是退而不休，不知老之將至，勤勉如常，筆耕不輟。當然，人越老，病變越多，精力越差，但他們仍然在寫。馬識途可用四個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我還在寫」，眼睛不好了，就「摸着寫」，便有了力作《夜譚十記》。周有光連「摸着寫」也難了，便請兒子幫忙，留下《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活到老寫到老

紅學家周汝昌活到九十四歲，他的生活規律：早晨寫感想，午睡後寫文章，晚飯後繼續寫，常寫至深夜，不分寒暑，沒有節假日，他因此有《紅樓夢》研究著作十餘部，《三國演義》《水滸傳》和唐宋詩詞研究著作十餘部。他曾說：「我耳聾眼瞎了，但我沒成為老廢物，我的著作的每個字都是我先寫在紙上，有核桃那麼大，然後由女兒輸入電腦。」

還有台灣作家余光中，近九十載人生中從未停止創作，他有「三隻手」：一手寫詩，一手寫散文，另一手翻譯，八十七歲時發表其第二十本詩集《太陽點名》。

活到老，寫到老，其實是中國作家傳統的文化精神。我們又會馬上想起兩個百歲老作家：冰心和巴金。

冰心是世紀同齡人，一九八〇年八十歲，這位《寄小讀者》的作者又給小讀者寫信說：「生命從八十歲開始」，她的筆也就沒有停下來，當年寫的短篇小說《空巢》即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後來她的創作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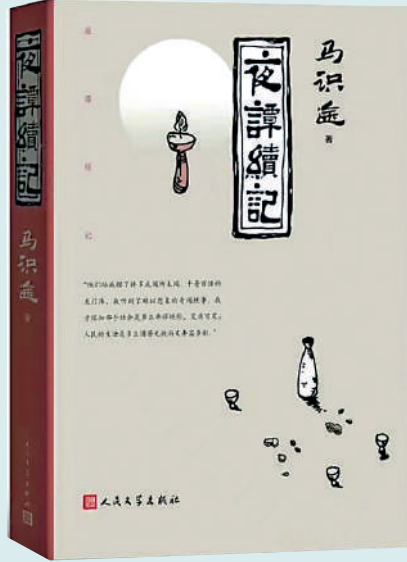
出現第二次高潮，晚年的散文、隨筆多為切中時弊、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社會題材。

巴金擺脫他所說的「魔法時代」時已七十多歲，為找補喪失的年華，趕緊制定了龐大的寫作和翻譯計劃，一直工作到九十五歲。有的計劃沒能全部完成，但畢竟寫出五卷《隨想錄》，一部反思歷史、說真話的大書，先在香港《大公報》刊出，後陸續結集出版，對當代社會思想具有重大影響。當時他已患嚴重的帕金森病，寫字已很困難，請聽他自己所說：「我寫字十分吃力，連一支圓珠筆也幾乎移動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筆動。我坐在書桌前乾着急，慢慢將筆往前後移，有時紙上不出現字跡，便用力重寫，這樣終於寫出一張一張的稿子。」

巴金在八十七歲時就已「感到精疲力盡」，可當時他又想起了他所崇敬的那位俄羅斯大文學家，撰文表示要「向老托爾斯泰學習」，學他講真話，「言行一致」，八十高齡離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車站上。另外，他還要學托爾斯泰活到老寫到老寫到死——他壯年寫出《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晚年寫出《哈澤·穆拉特》，去世那年寫了一部喜劇，三部短篇小說。

在《隨想錄》另一篇文章中，巴金寫道：「托爾斯泰雖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他卻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心願。我覺得好像他在路旁樹枝上掛起一盞燈，給我照路，鼓勵我向前進，一直走下去。」

從阿茲海默症說到帕金森病，從馬識途說到巴金和托爾斯泰，看來有點蹊蹺，可筆者確實意識到，不論是誰，只要懷着不知老之將至的心態，懷着對自己心儀的事業的熱愛心情，即使到了難免生老病痛，我們也能望見前面路上的明燈，就會腳踏實地走路，勤勤懇懇做事，也就會感到生活得十分充實，領悟到我們人生的真正價值。



▲作家馬識途一百零六歲時出版《夜譚續記》。

「指星過月」

個個按順序從他們面前走過，做出各種不同的姿勢或動作，提示人負責給猜者提示：「一蹦一跳過」「喝水過」「做鬼臉過」「捂着嘴巴過」等等。全部走過之後，提示人鬆開手，隨意說出其中一個動作讓猜者猜是哪個小夥伴做出的。猜者環視一周，試圖從小夥伴臉上看到心虛的表情，如果運氣好的話，就能一下猜中。那麼他就能歡快地加入表演者的隊伍中，留下被猜中的小夥伴當下一輪遊戲的猜者。

小夥伴們的想像力無窮，能創造出各式各樣完全不重複的動作，真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很多新奇的動作會引來小夥伴們的驚呼和歡笑，快樂也就被無限放大，直到月亮悄悄隱於雲層之後，大家還都樂此不疲。

有時候玩性大發，小夥伴們也會在白天玩「指星過月」的遊戲。反正不是蒙着眼睛，也就無所謂是太陽還是月亮了。但玩過幾次，大家就索然無味，總覺得少了一些什麼東西。可能是白天的日光太過耀眼，缺少了月光籠罩下的

那種朦朧與神秘，還有夜色自帶的美好的氛圍感。

永遠記得這麼一幕。學過舞蹈的二丫頭，旋轉身體、舞動着手臂，輕盈地從大家眼前款款而過。彼時皎潔的月光灑下來，彷彿給二丫頭披上了一件晶瑩透亮的紗裙，二丫頭儼然變成了童話城堡裏的公主，驕傲又美麗。所有人都呆住了，就連提示人都忘記了提示，最後在猜者不斷地催促中才回過神來，脫口而出：「小仙女飛過。」

有些在特定環境下產生的東西，只適合在特定的環境中存在。若換了環境，可能會因水土不服而失去魅力，無法達到最佳的效果。就像「指星過月」的遊戲，在夜晚產生，也更適合在夜晚玩耍；就像玩遊戲的小夥伴們，在童年、在故鄉，才能碰撞出最真摯、最熱烈的火花。如今時過境遷，我只能在記憶深處重溫那份快樂與溫暖。每思及此，不覺潸然淚下。



▲遊客在杭州西湖划船賞荷。

划船賞荷



時值暑假旅遊旺季，來到杭州西湖景區觀光遊覽的遊客絡繹不絕。

新華社

市井萬象